

# 中外名人傳

(五十一)

中外名人傳  
編輯委員會編撰  
王治平主編

敬請指教，歡迎投稿。（稿約見九十六頁）

## 黃得時（一九〇九—一九九九）

台灣新生報副總編輯

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兼首任教務主任

黃得時原籍河南光州固始縣，遠祖某徙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。西元一八〇一年（清嘉慶六年），曾祖元隆公遷台，占籍於今台北縣樹林鎮，耕讀傳家，世有令名，稱樹林黃氏。黃得時生於西元一九〇九年（民國前三年），是台灣耆儒黃純青先生的三公子。黃純青育有四子，長子黃逢時早年投身商界，頗有成就，因篤信基督，中年以後奉獻基督教會，創設新生教團。次子黃及時亦為商界聞人，曾任國大代表及台灣省進出口公會聯合會理事長。四子黃當時係皮膚科名醫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，目前活躍於企業界。兄弟中雖僅黃得時繼承父業，專力詩文，而均一時俊彥，各有所成。

黃氏出身書香世家，受父親黃純青的影響，自幼即以鑽研中國傳統文學、維護鄉土文化為畢生志趣。日制台北高等學校（國立師大前身）畢業後，即考入台北帝國大學（國立台大前身）。在學期間，即熱衷文藝運動，組織「台灣文藝家協會」，發行「先發部隊」、「第一線」等文藝雜誌，組成「台灣文藝聯盟」，並參與「台灣文藝」、「台灣新文學」之創刊及編輯。一九三六年，郁達夫來台參訪，黃氏與郁達夫暢談文學問題，並以白話文撰寫「達夫片片」專論二十餘篇，發表於當時唯一之台灣人喉舌「台灣新民報」，介紹郁達夫的生平及創作成就，使台灣同胞認

識祖國新文學運動之情況，轟動一時。大學畢業後，黃氏隨即進入台灣新民報社，擔任中、日文副刊編輯主任，後歷任文化部長及社論委員。這段時間曾以日文改寫整部「水滸傳」，連載於台灣新民報長達五年之久，使日據時代之台灣同胞對祖國著名古典小說有所認識，極獲好評。此外，黃氏並創辦「民俗台灣」半月刊及「台灣文學」季刊，經常撰著有關台灣風土、民俗、歌謠、諺語、戲曲等文章，對台灣民俗研究及新文學運動之發萌貢獻至鉅。二次大戰末期，紙張缺乏，全省報紙被迫統一，成立「台灣新報」，仍由黃氏擔任文化部長，光復後，改名為「台灣新生報」，任副總編輯。

台灣光復後，黃得時協助首任校長羅宗洛接收台北帝國大學，正式改名為「國

立台灣大學」，旋即擔任首任教務主任，並任中國文學系教授；至七十歲退休後，仍兼課教學，誨人不倦，先後在台大授業四十餘年，並獲聘為「名譽教授」。此外，復曾兼任淡江、東吳、輔仁、文化等大學教職，對中日相關文學、鄉土文學之教育，建樹宏著，影響深遠，廣栽桃李，郁郁彬彬。黃得時學術地位極為尊崇，曾獲頒教育部八德獎章、台灣省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、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、國家文藝獎榮譽獎章等。又曾任行政院國科會「胡適講座教授」、考試院國家考試典試委員、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名譽委員、國家文藝獎委員、文復會委員、教育部漢學研究中心指導委員、台灣省文獻會及台北市文獻會委員、全省最大傳統詩社「瀛社」副社長、台灣新生報副總編輯及董事、國語日報常務董事等職務多年，近年更榮獲李登輝總統禮聘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顧問，對文化薪火傳承，貢獻卓著。

甫詩中之儒家思想、孔子思想研究集、春聯之源起及楹聯之類別、白蛇傳源流考、孝經今註今譯等。於日本文學，則對中日比較文學之造詣特深，曾教授日本文學史及古典文學，並多次應邀赴日出席「日本文化研究國際會議」宣讀論文，極受推崇。著有中華文化在日本、日本漢學史概說、唐代文化與遣唐使、五山文學源流考、一百年來日本漢學研究、人蛇相戀在日本等。於瀛台史事及鄉土研究，特重歷史源流及鄉土文化之維護與傳承，著有台北市沿革志、梁啟超遊台考、台北建府及台灣建省考、台灣歌謠概說、台灣文學史、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述、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之民族意識、台北市發展史（疆域與沿革）、台灣的孔廟、台灣歷史之認識、血濃於水、談台灣之人文、北台灣文學評論集等，不遑枚舉。黃得時之藝文貢獻，較鮮為人知者，厥為鄉土戲曲之保存及兒童文學之編譯。年輕時即經常參與「小西園」布袋戲團之編劇及表演。日據時期，日本政府一度欲禁止強調中華傳統文化忠孝節義精神之民間布袋戲，經黃氏親赴總督府向日人交涉，並親自演出，以解日人疑慮，方使此一民俗藝術得以在本地留傳。於

兒童課外讀物方面，黃氏著作亦豐，中年以後嘗陸續編寫「東方少年文庫」、「千里尋母記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小公子」、「小公主」、「中國歷史故事精選」、「台灣民間故事精選」等中外名著，為兒童百讀不厭之精神寶糧。

黃得時為響應行政院文建會籌設「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」之議，爰於民國八十七年（一九九八）捐出所藏珍貴文物史料三千多件以充實館藏，其中包括黃氏個人及父親黃純青之手稿、照片、信件、藏書、創刊雜誌等，期得完善之保存，並有神學者之研究，實深具意義。

黃得時於一九三二年與樹林名媛陳桂花女士結婚，相敬如賓，幸福美滿，育有三子四女：文雄、正雄、武雄、勝珍、梅珍、佩珍、秀珍。一九六四年元配因癌症病逝，復於一九六九年續弦取黃秀美女士為妻，育有一子建雄，伉儷情深，相扶相守，在親友間傳為佳話。目前有孫輩廿三位、曾孫十四位，子孫滿堂。黃氏對子孫之教育，觀念開明，誘導有方，尊重其個人性行及志趣，而輔以關愛與鼓勵，是以一門俊秀，皆能繩其祖武，超類拔萃。

黃得時為人誠篤仁厚，勤儉務實，嚴

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，濟助貧苦無數。一生淡泊名利，唯與書卷為偶、以吟詩垂釣為樂，雖年登耄耋，猶閱讀無間、創作不輟，獎掖後進，不遺餘力，學生後進俱深感佩。黃得時篤信耶穌基督，並極重視兒童宗教教育，曾於一九五五年編寫全台首本兒童「聖經的故事」。於七十歲榮退時，體尚清健，曾祈求上帝更假以十年歲月，而神恩寵賜，乃倍於此。晚年中風後長臥病床，猶日夜感恩，為人祝禱，賴夫人悉心照顧，任勞任怨、無怨無悔，其鶼鶼情深可見一斑，終因敗血症發，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四十一分蒙主恩召，享壽九十一歲。辭世時，夫人率子女及孫輩等隨侍在側，在新生教會陳尊德牧師之帶領及祝福下，眾人反覆吟頌聖詩「親愛主，牽我手」恭送他榮歸主懷。（王培堯撰）

達爾文 (Charles Darwin)，英國生物學家，著天演論，創「物競天擇，優勝劣敗，適者生存」學說，間接影響了十九世紀及廿世紀初的侵略戰爭。

查爾斯·達爾文於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生於英國斯羅卜郡 (Shropshire) 首府

斯羅司堡 (Shrewsbury)，其祖居原在林肯郡 (Lincoln Shire)，累世為醫生世家，其祖父伊拉斯·達爾文為一代名醫兼詩人，留有著作植物園 (The Potanic Garden) 及自然廟 (The Temple of Nature) 兩本詩集，論著則有動物例 (Zoonomia) 及植物論 (Phytologia) 兩書，探討科學均極有價值。其父羅伯特·達爾文 (Robert Darwin) 排行第三，也是名醫，成年後至斯羅司堡行醫，遂居住該地，一七九六年與蘇珊娜結婚，蘇珊娜為人謙和，但有毅力，達爾文受其母的影響甚深。達爾文九歲時，其母病逝，是年春，由其父送到學校讀書，領悟力比不上妹妹，但喜歡自然科學，尤其喜好收集植物標本，考察認識其名稱及特性。另外對於貝殼、錢幣、蠟塑等物也喜歡搜集。自稱能把帶有顏色的肥料液注入花卉，使其改變花朵顏色，可見他自幼即有植物可使之變化的思想。

達爾文 (一八〇九—一八八二)

英國生物學家

「天演論」的作者

幼時被評中等資姿

一八一八年，達爾文由拔德勒博士 (Dr. Butler) 推薦進入預備學校學習，修習經學、希臘羅馬書、古代地理及歷史，但他對於歷史和語言課不感興趣，學習詩文也僅能遵師囑背誦而已，過兩天即全部忘記了。因而在校七年，被教師評為中等資姿。但他對分析事理的學科非常專注，窮極研理，埋頭鑽研。校中教師佑克列特研究物理，常舉實例證明自然現象，達爾文跟他學的很帶勁。當時，佑克列特之兄正研究化學，在家中設有實驗室，推荐達爾文為其兄的助理，使他如魚得水，成名後，自稱一生所受教育，以此一時期收穫最多，蓋因實驗科學必須親自操作才能獲得知識。這時，他昔日的老師拔德勒博士聽到愛徒的事，譏笑他把精力耗於無用之地，但他仍不改其樂，千方百計的搜集各類礦物，研究其特殊之處，但竟無條理，也沒有分類，只留心觀察昆蟲形態及鳥類行為，有所見則用筆記之。他由同學處借得「世界之奇」(Wonders of the World) 一書，讀之極有興味，愛不釋手，對書中疑點，常與同學辯論。由於這本書記載世界多地許多奇事，遂使他萌生遠遊世界的想法。後來有比格爾之行 (Voyage of the

Beagle)，即種因於此。

### 研究神學心有存疑

一八二五年，達爾文進入愛丁堡大學 (Edinburgh University) 學醫，各類學科教授都用口授，聽起來索然無味，然而格蘭特博士 (Dr. Grant) 及古姆孫教授 (Professor Jameson) 講授的動物學，使他極感興趣，潛心學習。格蘭特博士並協助他獲得許多水族標本，卒使他於一八二六年發表「海產動物新發現」一文，引起動物學界的注意。達爾文在愛丁堡讀書時，常常參加各類學會活動，所以認識了不少博物學者，相互切磋，於博物學方面頗有進境。一八二七年，達爾文於梅爾 (Meat) 遇到學者馬琴托 (Sir J. Mackintosh)，聆聽馬氏講述歷史、政治及倫理學，由於他過去對此類知識未曾留心，因而傾聽不倦。後來馬琴托對別人說，達爾文很有抱負，將來必有所成。

由於達爾文喜歡動植物，其父懷疑他不喜習醫。乃促其學當傳教士，但達爾文閱讀教義，常有質疑，不太相信。其父促他深入研讀，乃細閱神道書籍，逐漸認為可信。不久，遵父命進入劍橋大學 (Cam-

bridge University) 攻讀哲學、神學，雖非興趣所在，但爲了要取得學位，勉強攻讀

，竟以第十名的優異成績畢業。在劍橋作學生時，他曾聽校內植物學名師講授植物、地質學名師講述地質，聽得津津有味，致力研究，頗有進境，畢業前夕後悔未進入植物或地質科系。不過，他在劍橋時，喜歡捕集鞘翼蟲 (Beetle)，有一天，他剝開樹皮，看見二隻鞘翼蟲形狀特異，即以左右手各捉其一。忽又見另外二蟲也有異狀；倉卒之間恐蟲兒走脫，乃把右手中的蟲納入口中，準備去捉第三隻蟲，不料入口的蟲，突射出辣液辣得他眼淚直流出，而此蟲與第三隻蟲均告逃逸。達爾文歎息不已，後來他又僱人於冬日剝老樹的蒼苔，剝出皮底層的纖維組織，製成異種標本，同時對於昆蟲類，也有許多新見解。同時，達爾文在劍橋大學因研究昆蟲、植物而結識校內名師亨斯洛教授 (Professor Henslow) 亨氏對於植物、昆蟲、化學、礦物均有精研；而且循循善誘，達爾文與其往還頗密，得益更多。他又因亨氏關係獲識當時名學人如馬琴托、休伍爾 (Dr. Whewell) 諸人。他們亦很器重他，經常帶他遠遊各地。在校最後一年，遍讀亨

卜爾特的「私傳」(Humboldt's Personal Narrative)、賀歐爾約翰 (Sir J. Herschel)

的「自然學入門」(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)，使達爾文研究自然學的志趣益蓬勃而不可中止，認爲如能於博物界貢獻毫末，已足慰平生。亨卜爾特的書，介紹了丹納列甫島 (Teneriffe) 的佳妙勝景，使他極欲一遊其地；一八三一年，他從亨斯洛之勸說開始研究地質學。是年秋，什基威克教授 (Professor Sedgwick) 往北威爾斯 (North Wales) 考察巖石，達爾文隨往，什基威克常令他分途並進，收集所經路線之上石類，註記地層之構造於地圖中。從而學到考察地質方法。此行將啓程時，他與什基威克在措留新伯附近，看見傭工於石墨 (Graphite) 礦坑，挖出一個大螺殼，覺得非常奇怪，以此事詢問什基威克。什基威克說此不過是當地人投進礦坑中的東西，不是礦坑長出來的，如果是長埋坑中則今後有關於該地地質知識，都無用了。達爾文以什氏無意考究此事，不以爲然。但自此而大悟科學事物，必須以事實證諸現象，實事求是才行，於是他自行考定那隻螺殼，證實爲太古冰河期的遺物，這一發現，使他聲名大

### 遠遊南美獲新物種

自北威爾斯回來，達爾文收到亨斯洛教授的信，信中說英國皇家軍艦比格爾（The Beagle）號將達航南美，如有青少年願前往該地考察博物者，艦長願意免費供給艙位。達爾文聞訊欲往，遭其父阻止，後經親友勸說，始勉強同意。於是達爾文登上了比格爾號，但該艦啓航兩次，均遇強風折返，直到一八三一年十月由戴文港（Devon port）再發，始告成行。翌年一月七日過丹納甫島，達爾文登上島上的高山察看地質，十六日抵達阜爾德角群島（Cape De Verde Islands），考察火山地質，參考自攜的立愛爾（Lyell）著「地質學原理」一書進行分析。二月十六日經聖保羅島（Island of St. Paul），係新成地，無植物，惟下等昆蟲及兩種海島而已。二十九日到巴希亞（Bahia），探察巴西森林；其間草類豐富花色奇麗，昆蟲蟻嘍，耳目為之一新。四月初，抵里約熱內盧，即今巴西首府（Rio de Janeiro）。以後三月，都在巴西內地探驗該地熱帶動植物的種類及繁衍情形，他生平所未見欣喜若狂，大肆

研究。七月抵孟退維對（Monte Video）再至馬當那多（Maldonado）停留十個星期，其地林樹很少，遍野草莽。接著又過尼格羅流域（Riude Negro），察看鹽湖動物，再抵巴希亞卜蘭加（Bahia Blanca）；於捧塔愛爾塔（Punta Alta）掘得很多化石（fossil）；在方圓二百碼之內，掘得大獸的骸骨九具，是與獺獸（Stoa）同類的動物。

又於該處發現軟體動物介殼。大獸早已絕滅，而軟體物的物種尚存。這兩件事很重要，與他後來的學說有密切的關係。一八三三年十月入三塔費（Santa Fe）。在附近地獲得許多古獸殘骨，中有馬駭一具，為古代南美洲之馬，久已絕種。一八三四年一月到達聖由利安埠（Port St. Julian）。再考察該地古獸的遺骸，斷定滅種的動物與倖存者其形體至為相似，是年又考察法爾克蘭列島（Falkland Islands）及馬介倫海峽（Straits of Magellan），又獲得不少珍貴的地質學材料，後復查勘噶拉巴哥群島（Galapagos Islands）。島上有火山而無草木動物多爬蟲類，各類所產爬蟲各有不同。一八三五年十二月至紐西蘭（New Zealand）。旋過克夷林列島（Keeling Islands），島供研究珊瑚礁（Coral reefs）

材料。一八三六年十月抵法爾矛斯（Falmouth）而回倫敦。

由於達爾文此行，對地質有許多新發現，倫敦地質學社遂延攬他為社員，在社中和地質學權威來愛爾過往甚密，受其影響至深。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一年，達爾文為該會名譽書記，常有講演。一八三九年，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，（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）。是年他和衛基武愛瑪（Emma Wedgwood）結婚，是他舅父之女，為表兄妹配對，他撰寫的「探討日記」（Journal of Researches）亦於其年刊行，是為「非次羅倚行程記之第三卷」。另一本書「比格爾行程之動物學」（Zoology of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），由多位動物學分任編輯，而由達爾文總其成，於一八三八年開始撰寫，一八四三年才出書，歐洲學者至此對於南美洲古今獸類的產地及繁衍狀況，才有所了解。達爾文在南美所得昆蟲介屬材料，亦由霍克耳（Hooker）及波克黎（Berkeley）兩人為之輯錄成書。他所攜回來的化石及鳥獸爬蟲標本，均贈給醫院及博物館，讓歐洲廣泛欣賞。

### 確立生物進化理論

一八四二年，達爾文撰寫「珊瑚礁之構成及分配」(Th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Coral Reefs)一書出版，他的書出版前，研究珊瑚的學者均認為海底火山噴口形成環狀珊瑚礁，達爾文的說法則為昔日陸地下沉，而珊瑚蟲則上升生長而成，此說一出，壓倒前說，遂成珊瑚形成的定論。不久，他的另一本書「比格蘭之地質學」亦出版，以後經常在地質學演講或宣讀論文，例如「漂石之分配」(Distribution of Erratic Boulders)及「落於舟中之微塵」(Fine Dust Which Falls on Vessels)等論文都在那時候宣讀的。達爾文居倫敦將及四年奔走於各學會間，對他的健康有礙，乃於一八四二年挈眷移居刀恩鄉(Down)。該地雖去倫敦不遠，幽僻而絕塵囂；生活甚樂。一八四六年達爾文開始從事於研究鬚足蟲(cirripedia)；因他擁有此物的標本甚為齊備欲撰述成全書。此書自一八五一年陸續刊行；至一八五四年完成全部。

### 天演論主物競天擇

達爾文對其師立愛爾所著「地質學原理」一書研讀精深，書中對地殼成因本有

定見，而他遊歷南美洲，發現無齒及齧齒獸和發掘所出的古獸，形體相似。所經過的地方，許多動物種類雖殊而形體相似，僅有稍許不同，經他詳細察研，始知此類生物均由一祖源遞變而來，對立愛爾的學說更為信服。然而對於生物怎樣進行體合(adaptation)，像樹蛙(tree frog)怎樣攀枝，種子怎樣傳翅仍不得其解。回英後乃做效立愛爾探究地質的方法，博參群書及調查表，並訪問精於動植物畜養的人；凡生物變異(Variation)的情形，無論是由於畜養(domestication)，或出於自然，皆收集而窮探之，乃知物種體合之能，由選擇而起。以至自然界之生物有些為人

和的能力而生變異，能適應環境者(即體合)，將因素遺傳於子孫，而新種由是而成，且一代代的傳衍下去是為天擇(natural selection，亦稱 survival of the fittest，也作適者生存)所以物種如能傳續，在其能夠「體合」；不能「體合」，經激烈競爭，遂告絕滅，這就是他所創的天演說。

工無法選擇(arificial selection)的，道理何在，他自一八三七年七月始，自治手營，深思窮索，久久尚未獲得答案。次年十月偶翻閱馬爾塞斯(Malthus)人口論(On population)說世界人口之增乃按幾何級數增加，而自然生物則按數學級數增進；自然孳生者不足，而自生者太多，競爭因而發生，他由動植物繁殖速率而悟生存競爭(struggle for existence 亦稱物競)的事例，不僅人類如此，大自然一切生物，莫不如此，生物為生存競爭時將失去與環境調

達爾文發現此一創見，寫成論文，但遲遲沒有發表，他深恐世人固執成見不肯接受此新說法，直到一八四二年六月，才整理了一篇約廿五頁的大綱發表。一八四四年夏，增為二百三十頁。接著立愛爾等人為他輯成專書，一八五八年夏，沃力斯(Wallace)自馬來群島(Malay Archipelago)郵致一文給他，請他提交於林那學會(Linnean Society)，論文題目為「論變種大異原種之趨勢」(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)，沃力的論點和達爾文的看法一致，立愛爾與霍克爾請他摘錄他的文稿與沃力斯的文章同時刊行。達爾文擔心有爭名之嫌，立、霍二人告以沃力有容人的雅量，不至於相傾軋，他才允諾同時刊布，載於林那學會紀要第三冊之中，讀過的人都未表異議。一八五八年九月，達爾文刪潤

舊稿補充成全書，「物種由來」(Origin of Species)。於一八五九年九月出版，立即售出一千二百五十部，至一八七六年，計在英國國內共售出高達一萬六千部。而歐美各國爭相傳譯，俄文、西班牙文、波蘭文及波希米文(Bohemian)均有譯本。德國更幾乎年出一書，評論達爾文的學說。他自稱其書之風行有五因：一，書中之證皆經精選，故新穎動人；二，當時博物學者觀察所得的事實，多而蕪雜，正待用公認事例貫通之；三，書經刪汰，無冗長令人不能卒讀的毛病；四，沃力斯的佳作，已先導啓發；五，凡與他的說法相反者，皆於書中預為引申，所以他的書鮮有堅不可破之談。此書雖遭教會強力反對，然卒無損於它的聲價。

### 生物學著述數十部

一八六二年，達爾文的另一力作「蘭之受胎」(Fertilization of Orchids)出版，其書中述昆蟲的作用，指昆蟲活動，使蘭花的花蕊成胎；詳述植物異花受胎(Cross fertilization)的過程說法極為精確。一八六五年，他撰寫攀緣植物之轉動及習慣(The Movements and Habits of Climbing Plan-

ts)，解釋植物間能以運動為自體結合作用駁斥舊說植物不動的論調。一八六八年他的「動植受畜養時之變異」(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)出版。此書篇幅很長，凡其生平所收集的事實一一詳細論列，閉門著述四年又二個月始脫稿。達氏此書倡性塵表性說(pangenesis)，大意指生物偏身的細胞，常排洩極細之性塵(gemmule)，積於生殖機關。這些性塵，雖傳於後代而可不發育，倘再傳一代就會發育。他用此說解釋生物遺傳性(heredity)理論；學者多以為非是，蓋與實驗不符之故。

一八七一年二月，達爾文的另一皇皇鉅著「原人」(The Descent of Man)出版，書中原理亦含有「物理由來」的道理，惟討論物種變異的理論較詳，指出人和獸的基本胚胎皆相似，初民心態帶有猿猴特質，後來由於多次遞變演進，心智漸漸充實，而能辨差別、立語言、有記憶與想像，及至智慧發達，更能別善惡、知美醜，而創選出藝術與文化。一八七二年他又出版新著「人獸感情之表現」(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en and Animals)，博觀各種人民、家畜、嬰兒，對外互

動的情態，闡明感情的天演。一八七五年他又出版「食蟲植物」(Insectivorous Plants)，說明植物具有天然的捕蟲本能，具消化器官；他的「植物界異花受胎及自花受胎之效果」(The Effects of Cross and self Fertilization in the Vegetable Kingdom)一書，於一八七六年出版，解釋異花受胎的種類，「同種植物中殊狀之花」(The Different Forms of Flowers in Plants of the Same Species)，於一八七七年出版。「植物轉動的能力」(The Power of Movements in Plants)，於一八八〇年出版，此書寫成由其子弗蘭西斯(Francis Darwin)協助完成。達爾文身長六尺，但健康不佳，南美歸來，體力更差，每日僅能工作兩三個小時，但他早起早睡，善自珍攝，故而能延年益壽，成就非凡，著書數十部，平日待人寬厚，對於後進問學，必和顏悅色，詳細解答。在南美洲曾見白人凌虐黑奴，使他十分傷心，返英後，力倡人道精神。

### 發現蚯蚓有益土壤

青年時期，達爾文曾研究基督教文，從事科學以後，對教義不下斷語，但常有質疑。工作之餘喜愛音樂、繪畫及詩歌，

但晚年逐漸不彈此調。著書時，則將所搜集的資料，分門別類，置於眼前，信手取用。如引用他人論點，必註明出處，可見他治學的嚴謹態度。

一八八一年，他完成最後的著作「蚯蚓助成土壤」一書，說明蚯蚓的活動對土壤的助益。此書寫成後，達爾文的心血耗盡，於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嗟然長逝，享年七十三歲。（王聞義撰）

### 袁守成（一九〇五—一九九九）

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·主席團主席

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

國家統一建設促進會理事

四川省合作事業管理處長

#### 故鄉子弟稱以良師

袁守成，字子輔，四川射洪人，民國前七年，一九〇五年乙巳誕生於射洪縣洋溪鎮。袁氏幼承庭訓，好學不倦。就讀射洪縣東山遜安兩書院時，於古今興衰隆替之緣由，研討最勤。嗣執教於射洪縣及鄰縣之中小學，循循善誘，故鄉子弟均以良師尊稱敬慕。後因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

全國統一，袁氏有感於國家建設當從基層地區開始，遂棄教職，前往首都南京，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一期，研習行政，於民國廿一（一九三二）年夏畢業。

畢業後奉派湖北武漢，供職豫鄂皖三省剿共總部農村金融救濟處，先後主持英山大冶兩縣分處，成績優異，奉調出任襄陽墾荒管理處總幹事兼代處長，創辦合作化實驗區，除產銷外，擴及文教、衛生、治安、福利，其規模與成效，至今尚屬僅見。因功調任福建省南靖縣縣長，致力社會教育與地方建設，政績斐然。袁氏積其在湖北、福建工作之心得，深信基層民生建設為政治建設之首要目標，自願以縣政建設為畢生之職志。

抗戰軍興，重又返武漢，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二廳秘書，旋調中央訓練團任教官兼考核科長。民國廿八年春，轉往陪都重慶，協助籌備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，任考核組長，創人事考核規模，規劃考核通訊聯絡辦法，舉人事管理業務而聯成一貫，為抗戰時期各級訓練機構所仿行。軍委會侍從室第三處之成立，實緣於此。民國二十八年秋天，奉調為四川南區重鎮瀘縣縣長。瀘縣之繁衝僅次於重慶，其時

中央機構集中瀘縣辦公多達二百餘所，公務人員多達十數萬人，袁氏肆應於中央與省府縣市之間，推行新縣制，建設地方，化民治軍，飛芻挽粟，充實抗戰力量。

在任五年，賢勞卓著，民懷去思。民國卅三年，應聘為中央軍校少將政治教官，旋轉任四川省合作事業管理處處長，以合作方式發展生產、流暢供銷、倡辦水利、調劑金融；各方協合，極著成效。四川全省各級合作組織與業務之發展，得以一改過去孤立無事業之窘狀，皆袁氏之功績甚大。民國三十八年秋，四川省政府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協定，設農地減租推行委員會，由省主席兼任主委，袁氏以合作事業管理處長兼任總幹事，計劃週詳，執行確實，遂迅收成效。民國卅九年隨中央政府播遷來臺。

#### 毅力過人高瞻遠矚

民國四十（一九五一）年起，為協助建設新臺灣，曾參加土地改革工作，並極力倡導基層民生建設。著有「基層政治建設」一書闡述理論與實際，為後來推行「社區發展」重要參考名著。民國四十六年至七十年間，主持臺灣省農會人員講習所



造就農村領導幹部人才約二萬餘人，遍佈寶島台灣全省；臺灣農村建設之得以突飛猛進，農村幹部之充實，實為主因。友邦人士之研究臺灣農村繁榮者，亦多至講習所從事觀摩。其間，袁氏並於民國五十年起兼任赴非農耕示範隊隊員訓練班主任十年，前後訓練隊員十八期，訓練方式，技能與生活並重，甚得各方佳評。隊員在非洲之輝煌成就，普獲國際肯定。漸至我國派赴中南美及東南亞國家之農技隊員，亦多出自門下，而泰國及過去越南農村工作人員來台灣農業講習所接受訓練者，為數尤多，袁氏引以為慰。

民國三十六年憲法公布開始行憲，袁氏以眾望攸歸，被四川射洪推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。在南京、在臺北，出席大

會。正言讜論，深洽輿情，雖不多言，但言必有中。民國七十九年被推為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有年。兼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，高瞻遠矚，策提重建方針，深得各方之重視。民國八十年自國民大會退職後，受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務顧問，中華民國國家統一建設促進會理事，繼續為黨國效力，誠可謂無負國民重托。袁氏賦性磊落，毅力過人，少慕子昂，長欽楊最，服膺先哲「敬事而信，好謀而成」之名言，堅持「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」之信念，一生勤慎守職，不計名位，幾全致力於基層民生建設，故能德沛福建、四川、台灣三省，並與其譽譔議壇、蓋籌國是之勳名相輝映。公餘之暇，從事著述，先後成書者，計有無錫縣政、民主政

治的基礎、基層政治建設、基層民生建設、月是故鄉明等多種。「月是故鄉明」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暢銷全球，受到中外人士愛讀。

袁氏畢生虔誠禮佛，信奉三寶，曾五次手書金剛佛經，和孝經自費印刷，贈與大眾，佛化人生，功德無量。袁氏有子三人，女二人，內外孫男女十人，內外曾孫男女三人，雖經離亂，但大多學有所成，散居美國及各省，孫輩亦俱能有以自立。

民國八十六年袁氏赴美探望兒孫，因膀胱病變入院治療，幾經手術，雖家人悉心照料，仍痛苦不堪，袁氏以無比堅強毅力泰然處之。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五日因病情加重，醫治無效，逝世於台北耕莘醫院，年九十六歲。（蕭新民編撰）

### 聖文叢書

#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 守 成 著

定價新臺幣二五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、故鄉風物話射洪、教書生涯、金陵問學記、農政憶往、抗戰初期烽火行、川南風雲、做縣長經驗談、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、國民大會之回憶、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、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